

筆記小說大觀

集

金壺七墨

黃鈞宰著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李 氏

金瓶梅
卷之五
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金壺浪墨卷五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十二紅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至清江豫章某久為河工幕客時方賦閒一日過余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此場上絕新闢目也余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妾甚多其最寵倖者三人裏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裏河為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裏河時內有官親幕友門丁為當事所信任外則市賈僧尼優伶妓女修髮匠之屬出入衙署又與親幕僉門相援列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展轉賄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為之說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來運為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為黑若輩同黨用事者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為梨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徵色奉卮酒為作者壽乎余以事涉閨闥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帑項虛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旬而成十六折冀以垂示鍼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余亦置之不問也他日李蓉村見余大笑亟叩其故蓉村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錄端楷裝潢極工袖之以視裏河謬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

際且其交遊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刊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太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饋遺甚厚裏河驟聞某言曰若爾與大獄矣顧其人要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恃也裏河繙閱三五勦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關涉多義不可默也裏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可已我餽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然當事即損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色謂作者意不在錢挾制之中間以輒語竟得二百金不知所之

劍友題詞

十二紅傳奇題詞者五人惟喬君劍秋二絕最佳云一夕秋風瓠子生筵前歌舞月三更黃金盡付宣防用千里長隄鐵鑄成弱歲驚才負綺思繁絃急管度新詞憑君演出魚龍戲莫遣梨園供奉知予自聞蓉村語即火其書不以示人矣

里婦

里有婦人不孝於姑擇美好衣食自私而與姑以破惡之物姑少不憚則並其破惡者奪之又憤姑厚待小叔輩早暮怨詈刺刺不休鄰里咸切齒焉會清明城隍神出巡將及婦門婦趨出兩手批頰自嚼其舌嚙血滿地向門外叩頭作伏罪狀曰不敢不敢觀者咸共駭異自

是家居斂抑多矣

汜光湖神

寶應汜光湖。遠水連天。寂無村落。惟瀕湖樵樹一株。大可數圍。乾隆中南巡。遇風。暫維御舟於此。因得錫封建廟。用答神庥。額其廟曰湖神。司事者用土人。語塑三象。馬采繪衣冠。各殊其色。老少亦異貌。麟見亭先生。初由京曹出守新安。阻風儀徵江口。七日。默禱於神。夜夢三神同舟。許助順風。次日果泊西梁山。心焉識之。及官南河總督。道過汜湖。入廟謁神。宛然夢中所見。乃敬獻聯額以謝焉。

胡孝廉

同邑胡介眉。孝廉。甫冠。鄉舉。得房元。視翰苑。若掌中物。妓女素雲。擅才色。願委身焉。胡亦非素雲不樂。顧家貧。鵠氏望奢。卒不得。遂齟齬而亡。家叔丹兄作眉雲曲弔之。末云。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科第何須早。人如器。然能受者不驚驚。則變。變則傾。介眉即不鄉舉。未必不夭。然不遺青樓殞命之名矣。相傳汪文端公夫人。為女擇壻。同時以文字受知者二人。一為介眉。一為葉君名琛。議姻未定。夫人語媒氏曰。吾將一見以決之。既見。曰。葉大器也。厚重有度。胡郎舉止輕。名具終矣。不務實。且不永年。遂許葉。已而胡歿。葉由進士。敷歷中外。洊擢封圻。

知其事者無不頌夫人之明然自葉晚節觀之以節相之位一為夷人所得甘受挫折功隳名裂辱國喪身又不如胡之早亡矣

瞽者

寶應烈士祠祀臧洪陳容二公者山陽邑志載之鹽城爭之寶應又祀之世有好佞子孫不承其祖宗者矣義烈之行乃令人敬慕至此哉祠有瞽者扶竹入酒市酒市人方共談笑瞽亦大笑人問瞽何樂瞽者曰吾助樂也一市聞然必有可樂而後笑吾笑其所笑亦借人之樂以為樂而已君子曰瞽其知道矣乎士龍之笑未必可樂嗣宗之哭殊不足悲即謂古今人若哭若笑一切同此瞢瞢可也

大悲閣

城西北隅有大悲閣高可五丈宛在水中相傳水大則閣與俱浮未嘗沒其址也閣之東為老君殿而蔡公祠及諸蘭若當其南達以長橋蜿蜒如虹環城如平岡卧嶺樓臺錯落水木清華郡人遊憩於是焉五月既望劉琴白程獻清家庶春以予二十初度買舟載酒而往四面芙蕖香風馥郁紅妝素服綽約凌波有境如蓬島三山外身在蓮花萬朵中之句飲未半雷雨西來涼生襟袖雖敗興殊適體也

醫理

讀書者不習醫理。此大蔽也。世有數金之值。兢兢然珍惜寶護。而不輕假手於人者。奈何以百年之體。堂上之尊。乃委之庸醫。而不致謹乎。先繼慈久病體虛。醫士謂服高麗參可資補益。數月口舌生瘡。飲食輒作痛。甚至腹餒而食不下咽。醫藥皆不效。太君夢見白髮媼。令以菜菔汁療之。如言而愈。已而虛弱益甚。諸醫束手。不得已再進參湯。由是瘡復發。而疾不可為矣。後檢方書。明有菜菔可解參毒之說。何昏瞶一至此耶。又何為已去復進。不別求補益之方耶。嗚呼痛哉。鈞兩齡失母。十三喪父。祖母撫之於前。繼慈育之於後。教誨期望。族黨稱賢。痛哉。

賈明府

丙午丁未間。讀書蕭宅。儀徵吳篠湘為郡尊。司書記亦館蕭氏南齋。朝夕過從。甚洽也。篠湘之鄉人官廣西。知西南近事。孔棘貴州民苗雜處。盜賊接踵。以燒香結會為名。而黃平天桂等寨尤著。苗人滾山越洞。曲折相通。官兵不能深入窮搜。故猝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糶。致奸民李沅發揭竿而起。桂平富民韋正室懸登仕郎額。屢遭差役訛詐。亦倡亂。僭稱為王。故永昌新甯之間。囂然不靖。而廣西洪秀全陰與聯絡。聲勢日盛。某縣令賈公知其

不軌將為大患。誘而禽之。並搜獲逆書數卷。入教名冊。下九本。白狀大府。請治其黨。時巡撫鄭祖琛高語鎮靜。專尚慈祥。每戮一人。誦佛三日。至是得賈令。稟躊躇不能決。賈曰。秀泉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即請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哉。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且釋之。賈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為患無已者也。秀泉既出。如獲再生。自以歲值丁未。適應紅羊之劫。造具火器。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為難矣。鉢池山農曰。吾聞滑縣之亂。知縣事強公克捷。密捕賊首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故衆賊以倉皇起事而敗。四川新兵之變。道府營弁皆遁。知達縣事余公永齡。朝服升堂。諭令釋械出城受約束。而倉猝之亂以平。濟時應變之才。卓乎不可及已。強公既死於難。詔贈布政使銜。建祠予謚。蔭及子孫。而余公亦受朝廷特達之知。洵擢府道。賞雙眼花翎。酬功之典。可謂懋矣。若賈明府者。獲展所長。事平論賞。雖與強余兩公。後先比烈。可也不幸而遇疲輓上官。避咎包荒。畏蕙成性。遂致釀成巨患。塗毒十數省。傷殘數百萬億生靈。糜餉之數不可稽。厯十四五年而後定。而賈公之不幸。其末焉者也。予故謹著其始。涓涓不塞。流為江河。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惜哉惜哉。

初白蓮教之亂於宿州也。州牧滿州人，善騎射，客有以騎射刀槊進者，牧與較，弗如也，留之署中，教其子弟，賊至之夕，月明如晝，僮僕皆鼾睡，客夜思茗，自起瀉爐水，水赤如血，揮諸門外，見尺許小人，或步或騎，橫戈注矢，鬥於庭中，不可數計。叱之，向西南馳驟而沒。客度有異，呼左右無應者，方欲就枕，遽有聲如百堵牆崩，如殷雷驟奮，雞犬咆哮，人馬雜遝，則群賊攻署門矣。客手弓箭，躍而升屋，蹲於宅門上，牧在內宅，亦起索械，顧賊已守門，不得出。客連發矢，拾瓦石狙擊，斃賊十數，賊驚，縱火焚門，遁而匿於廁，旋聞孺子號哭聲，賊索金，無擊聲。婦女哀啼，怒罵聲。客念主人相待厚，急欲出禦，苦眾寡不敵，徒死無益。久之，聲漸止，趨而瞰之，則內外裸屍委地，牧創尤重。地上遺金數錠，乃取寢室架上衣，徧覆群屍，懷金登屋，行里許，及城隅，下有燈熒然，一少婦方磨豆，聞屋上行步聲，急呼曰：「賊客！」曰：「嘻，我殺賊者。」城中亂，若不知耶？下而與之語，婦人曰：「焉有是？」吾夫方出，跡之斃於市，大哭請救。客曰：「有索耶？」曰：「無。」則裂布裳絞為索，登城，縋婦下。客亦下，促婦急行，婦踟躕不決。客曰：「吾不利汝也。」分金畀之而去。時已辨色，回視城中，火光燭天矣。蓋是日賊既戕官，出而少息，天明乃復屠掠，居民十死六七。時大雪深尺許，流血成汪，積雪作殷紅色。客幸得其間耳。客京師人，風格魁岸，而彬雅不類武士，繼於資，不能北歸，嘗來吾郡。日說稗史以餬口。予聞其事，為作紅雪歌云：

山陽賑獄

往歲山陽以賑災興大獄。據所聞記其梗概而不得其詳。山邑為南北通衢。供億繁重。有司取給於漕賦羨餘。為一歲公私之用。顧豐年不可常得。不幸而遇凶歲。則侵蝕賑金以自肥。前後相沿。幾如定制。雖百姓之苦樂迥異。而有司之利均也。是年水災。請賑候補縣李公毓昌奉劄委查。公山左人。性直而言爽。初至館之善緣庵。即聲言發賑為朝廷特恩。關係民命。頃刻生死。如有侵蝕一錢者。必白狀大府罪之。即日徧歷村舍。鉤稽考核。殊多浮冒。將據寔通稟。已具稿矣。縣令王仲漢聞言大懼。故事長官莅任。或揚言厲色。以清廉自命。而釐剔公事特嚴。屬吏畏威。進止無措。則餽金愈多。仲漢既輕公同班。疑其亦用此計。多方囑託。啗以多金。公不可。乃請太守王轅言之。太守當古二千石之職。國家委以一郡之地。察僚屬禁弊。政責至重也。自黜陟大權一歸方伯。於是疲輒太守。念閭閻飲食服用之資。仰給於州縣。故參効佐貳。則有餘。賑斥州縣則不足。轅初任德州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乃如仲漢言。設盛筵款公。曰。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令之家。而感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即手尊酒奉公。曰。處事不宜固執。吾知君俊傑士。必識時務。公立盡一尊。曰。他事不敢違命。獨吞賑不敢從。國法嚴。民命重。願公勿言。太守意不懌。復於

仲漢乃賄公僕李祥馬陞等。早暮動搖之。公輒大罵。左右亦竊竊怨其主人。謂薄福鬼終當餓死。天雨金而不知取。我輩舍父母。撇妻子。甯隨彼作清官者。清官值幾錢耶。未幾公暴卒。胸腹青腫。舌出。目不瞑。而李祥以中惡自縊報官。轂先得仲漢例金。如報具詳。返其棺。人亦莫知其所以死者。已而同學荆翁者。忽走公家作公言。呼集家人。具述受害狀。家人痛哭環聽。啟棺視。則五官血痕猶可驗。蓋先置毒於茶。而李祥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作自縊狀也。公叔士璜走控京師。上震怒。命將轂仲漢。拏交刑部嚴審。仲漢初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瞪目久之。遂吐寔。轂亦款服。獄具。李祥發公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公照知府例議卹。賜其子舉人。御製三十韻詩憫之。天下聞者皆稱快。吾邑士民尤感頌聖明有泣者。

孝女

孝女汪氏。幼喪母。侍父以居。父疾。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未幾父痊。而女竟不起。臨危泣曰。苦吾父耳。先君為作孝女歌云。汪氏女。平陽人。孝於父。忘其身。父老且病。病且危。女誓身代。淚雙垂。父病愈。女病劇。臨終不言。祇涕泣祝父長生。死亦得。但望魂靈侍親側。吁嗟乎。生死顛倒。天所司。女向天訴。天心慈。不死不足旌女子。安得女子盡如此。女何名。名芳姑。父小坡邑老儒。乙亥二月朔日丑。女死。年才十有九。吁嗟乎。鄉人會請朝廷旌。孝女安知千古名。

鐵犀

黃河隄上間數里則有鐵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號以禳水勢戊申初夏與邵劍波同謁魯通甫師於清河之大興莊渡河就視犀腹鑄字云維金尅木蛟龍藏維木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陽永除昏墊報吾皇末錫康熙辛巳五月監造官王國用至今戊申百四十八年矣蓋厭勝之術自古有之杜老有鐵犀行在蜀江上即此類也劍波晚就茅店中脫帽臨風舉杯酌月豪累不可遏抑先生既示詩法他日復以古文請答書畧云某於此事望而未見而俗學榛蕪又無可問津者能者冥心以始之博采以縱之定志以終之勤而不迫夫何遠哉古文體嚴而義博誠不易幾然此三語已握其要矣

苗寨

川楚間苗寨大者二三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貧苦甚於漢民每歲青黃不接向漢民借穀一石一月之內償至二三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賒削積日既多竟以百十金田產抵償苗產既歸漢民而采買差徭仍出原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變價繳官者良苗至食草寔樹根終歲無粟米入口斯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由是愚無知者敢怒不敢言強有力者怨憾日深遂引群盜以讎之而漢民之財卒亦同歸於盜近年盜賊日衆朝廷有

協力兜拏。毋分畛域之論。而苗民相勦。凌逼太甚。卒不可治。論者不察其源。概謂苗性好亂。嗚呼。豈其然哉。

人化虎

廣西獠獯。久居深山。日與虎狎。有變為虎者。居人射獵得虎。兩前足或有銅鐵環。則知為獠獯所化。以蠻俗手必有釧也。曩有賈姓者。依壻而居。壻見其尻際生尾。體毛漸長。不復省人事。送還其家。中途謂壻曰。我不歸矣。遂自擲溪谷中。跳躍而去。越日出近村。攫民家雞鴨。吮其血。村民逐之急。則兩手據地作獸行。緩則人行。後不知所往。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獠狔狗人

諸蠻有獠狔狗獯。獠狼數種。相傳為高辛氏犬槃瓠之後。其俗歲時祀始祖。則諱言槃瓠。而附會曰盤古。諸蠻性雖獷悍。然不敢親見官府。其田糧輒請漢民之猾者代之輸。而倍償其數。謂代輸者為田主。而代輸者反謂有田者為佃丁。傳及子孫。忘其原始。漢民輒索租於諸蠻。諸蠻曰。我田也。爾安得租。代輸者即執州縣糧單為據曰。我田也。爾安得抗租。於是訟不解。官亦不能辨。為誰氏之田。大都左袒民而抑諸蠻。獠人俗稱山獠。推其豪曰

郎火餘曰火猶漢民火伴也。狝狝皆獠別種。食曰饅餠。或曰哽餠。衣曰登革。謂父曰扶自。稱曰留男。謂女曰有助。女謂男曰友友。男女相屬意曰眉心。眉意然所作歌詞文字。則與漢民無異也。

獠人

獠人初生能行。即以鐵烙其蹠。厚如繭。故能蹈芒刺。踏銳石。負弓矢。手矛履險。上下如飛。居恆則獵山獸以食。疾病則巫覡吹牛角以禱。男子編白雉插首。銀環穿耳。銀箍而額。銀環飾項。腕帶銀釧。多至二三雙。女子簪髮以竹。覆以花布。如鳥張翼狀。衣腹背俱繫唐宋銅錢為飾。裙用五色絨線織為文綉。短僅至膝。繫錢於邊幅。行則有聲。歲以十月朔祭都貝大玉男女雜還。連袂歌舞。歌皆七言。取義比興。以致慕悅之意。彼此既相得。則男子負女入岩洞。插柳避人。其無偶者。明歲再會云。

獠人

諸蠻皆好仇殺。而獠人尤甚。被殺者之子。或幼未能報。則植樹於庭以識之。既與樹俱長。曰讎可復矣。即厲刀往殺仇者。仇者被殺。則其家亦然。居室架木為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其酒色如油而味極醇。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子女既長。嫁娶時始發其

封以宴戚友。餘者或驚於市。好事者沽以餽客。第為絕品。亦如越東之女兒酒云。婚禮壻就女家。於五里外鼓樂迎導。謂之入窠。然亦盛兵為備。小有言。即相關殺。不忌也。

狼人

狼人風氣最強。明代猺蠻倭寇不靖。嘗以狼兵討平之。俗亦善歌。女子及笄。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歌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為去留。一人留則眾皆散。男子鐫其歌詞贈女。字細若繩間。以金彩花鳥髹以漆。女則繡囊錦帶以答男。狼婦多美姿人。即撫摩其身。不禁及乳。則怒甚。且見殺。謂諸支窠皆天生乳。則已所成也。自雍乾以來。聲教廣被。諸蠻亦革舊俗。漸與百姓往來矣。

聽秋閣詩謹錄

近年搜羅先君聽秋閣詩。約得數十首。分類錄之。七古題吳岷山停雲落月圖云。雙橋落水天浸碧。花柳迴環徑深僻。停雲池館無纖塵。萬古圓靈湛蟾魄。建安詩人吳季重。坐眺蓬壺博清供。招邀諸老相經過。憑軒列坐談何縱。天空氣爽酒百壺。當筵吸月月滿湖。循廊歷榭聲歌呼。霓裳羽衣聽有無。微波不動冰輪孤。冰凝雪淨夜寂寞。萬籟無聲秋露落。生綃淡墨傳神工。指點飛來聳山閣。人生百累殊足悲。何不騎鶴餐瑤芝。庭松巖桂足清景。浮雲富貴

知何時。余家城南傍溪水。溪雲如流。月如洗。照見琳宮遠。邐迤披圖遽。欲乘風起。芒屨竹杖。從此始。郡中飛來閣道院。四面臨水。頗有花木。亭榭之觀。岷山先生習靜於此。小停雲館。其最勝處也。又相馬篇云。相馬惟相骨。龍種由來月支窟。驂騑騏驎間世生。忍令風塵歎湮沒。駕鹽車。登太行。十步九折中傍徨。得一知己可無憾。惜哉伯樂不在旁。我欲登天閑。覓天馬。赤駝黃鵠競馳驚。玉鬣丹髦相上下。數十萬匹昂昂駒。就中指出真龍軀。雙瞳鏡夾明月孤。劇山扶壑奔長途。長途轉盼風雲舉。馬也有心氣應吐吁。嗟乎銅聲在骨誰能知。死後遭逢亦千古。寄屠西園金陵。即邀西堂城南晚眺云。八月九月霜落早。白雲河干壓衰草。天涯遊子歸不歸。淮南山中桂枝老。嗟哉歲月不可留。理棹擬欲從君遊。腸輪日轉苦沈疴。風霜未入心。先秋里中陳子嗜幽討。樂府文章衆顛倒。登高悵望江南山。萬里晴雲蕩秋昊。五古感興云。瑤臺耀清彩。寒月幾千里。置月冰壺中。洗淨蟾蜍髓。靈藥可戲偷。顧影嬋娟美。飄然曳輕裾。招我廣寒裏。我欲乘飛車。上曳雲中履。羽化不可期。魂魄冷於水。昔我約仙侶。携手游太空。白雲換塵骨。冷然思御風。黃鵠快一舉。直上摩蒼穹。中道若回首。母乃非英雄。託身既湫隘。翹首馮夷宮。弱水戲濯足。扶桑高掛弓。此一時作也。又云。涼颼振四壁。唧唧蟲鳴悲宵長。不能寐。百緒紛中馳。披帷覽日月。夜氣清明時。遂往事已誤。驚來心孰知。空寒出。

古慮懷然以自持。結交竟何為。太息難復言。雲雨互翻覆。變態日萬千。今人非古人。託意徒纏綿。神女游漢皋。珮解雙珠圓。洛川步羅襪。朝霞映日妍。精誠偶一合。奚啻千百年。歲華水流速。憂心石壁灰。抱疴醫無人。知非救有術。紛馳十餘年。斂退始今日。世人樂外營。達士懼中惑。龜勉曷前修。神明冀充實。昔有素心子。把袂時相隨。今昔既殊勢。惻惻令心悲。荼蘭變蕭艾。灌溉無能為。此地非京洛。素衣胡乃縑。古人乞食者。問君君豈知。

又七律送吳岷山之皖城云。廿年學道謝才名。客氣消除俠氣平。碧玉有情能卻老。黃庭無語不長生。花開晚節香尤遠。詩到中年骨已清。別有匡牀憐共被。七旬兄弟倍關情。讀亡友王霞綺詩稿感賦云。鴻雪常留翰墨緣。寒燈孤影一潸然。人天永隔三千界。夢想爭禁十五年。故里音塵全寂寂。佳兒才調已翩翩。篋中函牘如新寄。腸斷當時索和篇。書香山集後云。笙歌兩郡擅風流。老去閒為洛下游。得與齊名惟夢得。共傳遺愛在杭州。升沈念少能行樂。仙佛心空不着愁。卻笑微之輕薄士。論文詩好漫相投。寄江都朱秋崖云。作客於今三十載。獨將鄉思寫淮干。新聲畫壁旗亭古。舊雨傳箋旅舍寒。行樂漫愁來日少。論詩轉覺晚唐難。如何一片揚州月。不向蓬萊頂上看。雜句感懷云。滄海迴舟風有力。空雲添障月無心。錢友云。今日重歌將進酒。昔遊曾賦小停雲。送周聽松郡尊入覲云。行當麥雨梅風候。恩被香羅。